

从于都河到将台堡

——十年间，我从于都河畔，又来到将台堡，这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：红军长征的起点，三军会师的终点。静静的河水与广袤的大漠，见证了现代中国应该永远铭记的一段光辉历史。

初到于都河畔，那还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。那是一个傍晚，夕阳映照在于都河上，波光粼粼，宁静祥和。陪同的于都县委的同志说，当年红军长征出发的那晚，也是这样在一片夕阳下开始的。

那是1934年10月17日，红一方面军从于都出发开始千万里征程的日子。长征开始之日，历史上都从当年的10月10日算起，因为当天是中革军委发布命令、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向于都河畔集结的日子，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出发，要从跨过于都河开始。这是因为，过河是打到外线去的象征，也是中央红军整体开动的时刻。

于都河并不宽，我来到河边的时候，大约是百来米的样子。县里的同志说，当年河水还要大一些，水深1米多一点，是乡村常见的那种干流小河。10月10日开始，为了跨越于都河，红军工兵已经在于都河上架起了木桥，开设了10个渡口。参加长征的红军，第一、三、八、九4个军团以及军委第一纵队、第二纵队，已经集结在于都县城附近，第五军团正准备从前线阵地上撤下来，总兵力8.6万人，加上雇来的大量民夫，渡河的总人数在10万人左右。

天色刚黑，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踏上了征途。当时并没意识到，此去一行就是二万五千里。从自己的根据地出发，老乡们早在白天就已经等候在渡口，为子弟兵送行。许多红军官兵宽慰乡亲，不几天就会打回来的。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准备过河时，60多岁的房东老大娘一把抱住他，塞给他用白布包着的两个热红薯。杨成武收下了红薯对大娘说：“我们很快会回来”，随后就带着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。

在夜晚的火把映照下，那首流传至今的歌声回荡在红军战士的心中：“问一声亲人，红军呀，几时里格人马，介支个再回山。”

由于当时中央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决策，跨过于都河的红军部队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局面，湘江一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。此后红军官兵虽英勇奋战，但均屡屡失利，直到1935年1月9日，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。

毛泽东住在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，更大一些的黔军

师长柏辉章的公馆，则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。借着柏公馆的宝地，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，改变了中国命运。

我来到柏公馆的那天上午，已经是会议之后的61年了。二楼当年召开遵义会议的地方，现在依然按原样布局。这大致是公馆里会客厅的布置，朝南的窗户镶嵌着彩色玻璃，这应该是当年遵义城里高级装饰了。窗正对的墙边放着一个带镜子的橱柜，中间是一张长方形大桌，上面放着一些茶杯茶碗，桌子周围随意散放着一些木椅、藤椅和长条凳。

我在桌旁伫立良久，尽力想象这样一个小小房间与中国命运之间的关系。遵义会议在这个房间召开，是一个偶然；在挫败中最终找到胜利的方向，则是一个必然。因为领导这支队伍的是中国共产党，是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。从这里再度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，从此焕然一新。

今年8月下旬，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，我来到西路军当年征战的战场，来到连接甘肃与宁夏的河西走廊，来到将台堡。将台堡位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马莲川河交汇处，距县城30公里。1936年10月9日红一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，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在将台堡胜利会师。此时，红军正开始宁夏战役，随后是西路军的奋战。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，红军在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，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。第二天，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集会，总司令朱德说：“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，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。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。”

从于都河出发，到将台堡会师，到山城堡最后一战，波澜壮阔的铁流二万五千里，写下了当代世界史壮丽的一幕。没有一支军队，遭遇了这样的曲折依然能取得胜利；没有一个集团，历经这样的磨难依然生机勃勃。

长征的意义就在于，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前人未曾做到的壮举，并且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。

